

混沌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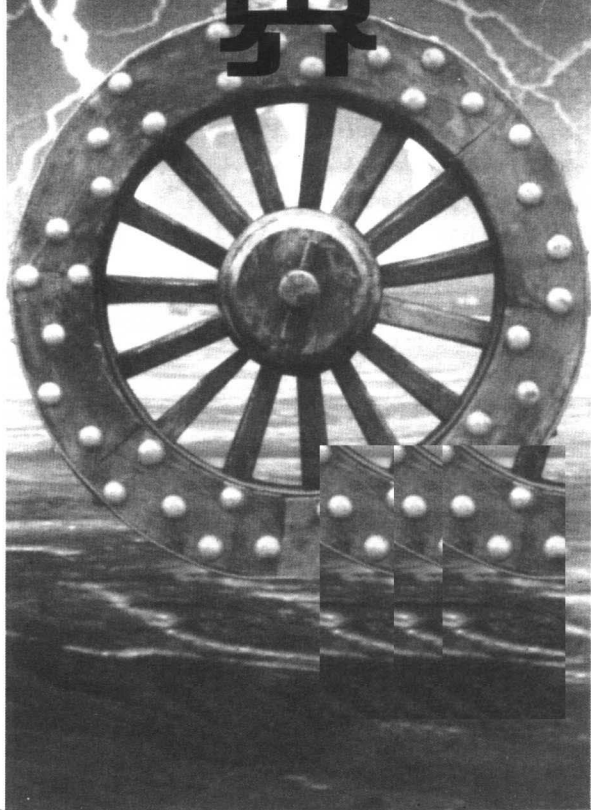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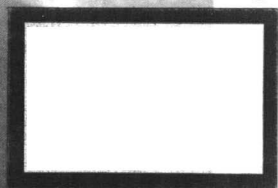
海泉 著



作家出版社

●海泉著●

混沌世界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混沌世界/海泉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 3

ISBN 7-5063-2323-0

I. 混… II. 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2873 号

混沌世界

作者: 海 泉

责任编辑: 那 耘

特邀编辑: 齐 丹

装帧设计: 刘雁冰

版式设计: 李天天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00 千

印张: 12.75

插页: 3

印数: 001-6000

版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323-0/I·2307

定价: 2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一首歌唱了八百年。歌词大意是：

日月穿梭
众国交战
席不暇暖
杀掠之世
乾坤混沌
百侯逐鹿
家室失主
征战不息

北国广袤无际的草原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已经无人能说得清楚。反正一部《蒙古秘史》就是这样开始的。其实，在贝加尔湖东岸漫无边际的原始森林里一个满岩壁都绘有岩画的山洞里，有一部放置了千万年之久的描写一个民族的史诗。那部史诗是用画写成的。画在宽大雪白的桦树皮上用野牛血液涂抹而成。牛血里肯定掺入了某种人类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的远古人类发明的特殊凝固剂，以至于在经历了无数岁月之后，那些画面在森林潮湿的空气里依然鲜活地保存着。相信史诗的作者也是岩画的作者。因为图画所用的材料和风格如出一辙。画面上画的都是一些动物，技法极其朴拙但又惊心动魄地生动。然而奇怪的是这些画面上出现的人类却是个个模糊不清，且结

Chaotic World

构走形，面貌怪诞，形同鬼魅。可见，那个时代离我们十分遥远，因为那个时候人类对自己的了解远远不及对动物的了解。但是，使我万分欣喜的是，山洞里的杰作毕竟赐予我祭祀礼拜自己祖先的机会，因为那些树皮和岩壁上的画无比生动地描写了先辈们的生活，以至当读到细节处，我竟不由得喜极而泣……

感谢有灵的宇宙万物！

感谢万余年来一直崇信不已的永恒蔚蓝色长生天！

冥冥之中依然护佑着我们，延续着我们永不泯灭的神圣火焰和光荣历史！

山洞之大令人难以置信，而岩壁上所画的动物数量之多更是使人瞠目结舌。巨大的岩壁宛如辽阔无垠的草原，而在草原上所展现的便是祖先生存时的场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难以计数的各种野兽枯骨。毫无疑问，那是一些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残酷斗争的产物。大量枯骨的来源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在竞逐之中的软弱一方被强大一方杀死然后吃掉了。还有一种是——我们可以猜测——它们被我的祖先猎杀——从而成为他们得以继续生存的口中之食……在这里，一只鹰正在吞食一只野羊。再就是虎豹等猛兽和野牛野马搏斗的情状。接下来便是我的先人们模糊一团地围绕着一个巨兽拼死相搏……画面当然不止于此。在遥远的山脚下，有一片尖顶的帐篷，袅袅炊烟从帐篷的顶端升起，在营地前边有几点物影，应是忙碌着的煮肉妇女和嬉戏孩童……

在繁如烟海的画面中，一幅画格外引起了我的注意：在大地上忙碌不已的悠悠万物上空，有一队雁阵飘然而过。雁阵队形整齐肃然，头雁昂首挺胸奋然前行，恍若帝王鸾辇巡幸，而其子民如展之翼跟随左右……驾车南归的雁阵与相互搏杀、相互吞噬的一群同在尘世，却又显示出它们与周围的世界是如此

的不谐调，如此卓尔不群……站在雁阵面前的我突然有了顿时的领悟——关于我的祖先——鸿雁部落的产生确乎出自一个古代部落对空中雁阵的渴慕，及由此联想到雁阵迁徙的高贵品格及它们融入部落民所崇拜的蔚蓝色天空的非凡神力，无可争议地征服了整个部落的灵魂……

其实，能把我自己和现在世界联接起来的，是山洞里的一个平滑石阶上安卧着的马鞍，由于年代久远，马鞍银饰上精雕细刻的镂银花纹已经模糊不清。马鞍没有马镫。显然，马的主人是马背上辞别人世的。按照祖先的习俗，如果马的主人死在马背上，就要割断马镫。

一个远古部落的血脉就在这一瞬间与我的整个心灵豁然相通，这使我立刻义无反顾地钻进了那些权且称作故纸堆的桦树皮里去了……

在那个时代，贝加尔湖吉斯（洋）上曾经流传这样一首歌。我猜想，这是一首赞美部落祖先鸿雁的歌曲——迁徙中，一个天门洞开，那是永恒的长生天为我们开启的幸运之门。走进去，便是天堂。

当鸿雁部落还没有见过浩瀚的贝加尔湖吉斯的时候，还以为离浩特一天牛车路程的托丽湖是世界上最大的湖呢。千百年来，部落人一直坚定地认为，就是那泓像苍冥一样蔚蓝色的托丽湖养育了他们的祖先，并福佑他们幸福美满地生活。这是一片群山环绕的低平草原。在部落人还没有因争夺草场而杀人的时代，这里的生活一如秋天的水面一样平静而澄明。部落史诗的演唱者托利斯指着远在天边的青黛色群山说，自从部落有了第一部史诗之后，就没有人翻越过那群刀剑般耸立的山脉。山脉是一个巨大的环形，就如同我们的羊圈。山脉围绕着我们，浩特，那是永恒的长生天为我们鸿雁部落造就的生息繁衍之地。托利斯指着远处山峦的一个豁口说，史诗上记载，我们祖

先的第一个人就是从那个豁口进来的。豁口外面就是一片漫无边际的溱吉斯。一条巨大的黑色鲤鱼从溱吉斯岸边的草丛里爬出来变成了人。那个人叫布尔德·赤怒瓦。后来，他带着美丽的妻子高娃·嫫勒尔远渡重洋，跋山涉水来到这里。那时他们身上的鱼鳞还没有蜕尽，于是他们就居住在托丽湖边。湖岸茂密的红柳林里还居住着一条宝海（狼的昵称），它每天都口衔一些小动物来喂养夫妇两人，直到他们身上的鱼鳞蜕尽为止。

人们不敢翻越山脉是因为它太高了，究竟有多高，谁也说不清楚。云绕雾锁的山峰挺拔而雄奇地耸立着，覆盖山峰的云雾变幻无穷，一年四季永远也没有散尽的时候。托利斯说，那根本不是雾，而是永恒呼啸着的暴风雪。山腰上茂密的森林莽莽苍苍一泻而下，如绿色瀑布吞没了群山的裙裾。每至黄昏时刻，深山老林里百兽窜动虎啸鹿鸣。狼群在沉沉暮色中凄厉而悠长地嗥叫，那声音在山林里不断地撞来撞去，引起树海阵阵涛声……

鸿雁部落的杀人历史是从一个叫卡尔的人开始的。他的母亲，一个体重还没有一只两岁公羊重的瘦弱女人，却像鲫鱼产卵，一口气生了13个男孩。在那个夜晚。她从午夜开始，一直生到第二天的中午。惨烈的嘶喊声在冬季的草原上飘荡了许久许久，除了其间那女人因精疲力竭而昏死过去几次以外。然而她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是，那个为她接生的老女人还没走进家门便一头栽倒在遮勒绳（挤牛奶时拴牛的绳子）上，再也没站起来。女人本来打算将那些无力抚养的婴儿送给别人，却没有一家人敢于接收。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克死了托丽草原上最好的接生婆，而且那个有奇异生殖能力的母亲被众人认为简直就不是人。如果是人，怎么能一次就生出13个孩子呢？

之后人们就盛传那女人就是鱼。托利斯甚至笃定地说：“如果有人能把女人的衣服脱下来，就会发现她的身上肯定还

有没有蜕尽的鱼鳞。”但是，人们终于没有扒掉女人的袍子看个究竟。

这时，部落的博克（萨满）古础说：“要是接生婆还活着就好啦。那样，我们就知道那个女人究竟是不是鱼。”

这件事情，在部落的男人和女人之间争论了很长时间，但是，争论归争论，直到最后也没有人能够证明女人就是一条鱼……

当孩子们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父亲亚拉每天早晨赶羊群的时候就会把 13 个孩子混在羊群里一起赶出去。羊群停下来吃草时，他们就会在草丛里寻找蒙古葱吃，不久，孩子们的身体通身变成了野葱般的绿色。那位瘦弱的母亲看见自己一群绿色的孩子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可是不久她就发现，自己的伤心是多余的。有一天亚拉放羊回来说，孩子们再也饿不着啦，他们已经学会跟羊羔抢奶头啦。

20 年以后那些孩子都长成高大的小伙子了。在托丽草原，这是另立门户的时刻。按照规矩家业要由最小的儿子继承。在一个大雾迷漫的早晨，长得一模一样的年轻人在帐篷内一字排开，等候发落。

“伸出你们的右臂。”母亲说道。

13 个人同时伸出了右臂。

女人对丈夫说：“你去看看，谁的手臂上有拖刹（马绊索）。 ”

亚拉问：“干什么？”

女人说：“我在最后出来的儿子的右臂上用骨针刺了一个拖刹，他应该是我们的最小的儿子。”

亚拉遵照妻子的嘱咐走过来挨个查验之后转过身子说道：“每一个人的手臂都刺有拖刹。”

女人走过去看了看，事实说明丈夫说的话是正确的。女人

威严地扫视了所有的人之后说道：“孩子想欺骗母亲是不可能的，因为孩子是母亲生出来的。”

女人转身对丈夫说道：“好吧。你让他们脱掉衣服。他们所有人的屁股上都有一块蓝色的蒙古斑。但是只有一个人的是方型的，而其他人的都是圆型的。”说罢，女人走出了帐篷。

片刻之后亚拉走出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小伙子。

亚拉说：“是卡尔。他屁股上的蒙古斑是方型的。”

女人走进帐篷说：“从今天起，你们要从这里搬走。所有家产一半归卡尔，一半由你们 12 个人平均分配。”

在那个时代女人的威严是至高无上的，所有人都无言地遵从了女人的决定。

3 年之后 12 位兄长回来了。

领头的大哥舒勒说：“我们要见母亲和父亲。”

“他们已经死啦。”卡尔平静地说。

舒勒问道：“那么，你就是库雷家庭的主人了？”

卡尔答道：“是。”

来人说：“我们要求重新分配草场。”

“为什么？”

“因为分给我们的草场太小，牲畜快要饿死啦！”

卡尔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不行！老人们立下的规矩不能改变的！”

众兄弟气势汹汹地喊道：“为了不被饿死，我们只能一决高下了！”

卡尔不动声色地问道：“在马上还是地上？”

哥哥们说：“就在地上吧。”

卡尔把自己的女人赶进帐篷里，用一根木桩将门顶死，然后悠然地说：“开始吧。”

那时，正是月华初照人间的时刻，草原被一层薄薄的岚气

抚慰着，显得坦荡而无所顾忌。远处，托丽湖岸边湿地上青蛙的和歌响彻云霄。这一切都掩盖了那场在绿茵茵草地上展开的残酷搏杀。

午夜时分，卡尔的妻子被外边的动静惊醒了。她掀开帐篷的一角向外望去。草原上湿雾飘荡，什么也看不见。

天亮时刻门被打开了。

卡尔对蜷缩在帐篷一角的妻子说：“出来帮帮忙。”

妻子应声而出。她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12个兄长齐刷刷地排成一行躺在地上。虽然是晚春季节，天气变得很暖和，但是他们的嘴里仍然不停地喷出很浓的白色哈气，就像严冬里的三九天一样。

就在此时，浓浓的雾气如同拉开的巨大屏幕暮然消退，显露出天之极处动人的蔚蓝色。

“这天蓝得吓人。”妻子悚悚地说道。

“那就是他们要去的地方。”卡尔说罢，招呼妻子，“给他们每个人喝一碗肉汤。这样他们在路上就不会冷啦。”

妻子这才发现，丈夫不知何时已经弄好（蒙古人对牲畜忌说宰、杀一类词）一只羊，并且烧火煮熟了。

此时此刻，兄长们的眼睛都在动，时时透出悲伤的神色。

女人用嘴唇将肉汤吹凉了，一勺一勺地喂他们。卡尔用刀子割下肥肉放进兄长们的嘴里。

“天堂好。可那里没有肥羊肉。”卡尔一边喂着一边不停地说着。

“他们不说话。”妻子说道。

“他们不会说话啦。”

“为什么？”

“他们的脊椎都断啦。”

“那也不碍说话呀。”

“我怕他们到了那边说我的坏话，就把他们的舌头给拧断啦。”

喂毕肉汤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兄长们喝完肉汤之后立刻闭上了眼睛。当卡尔把他们装上牛车时，他们果然下垂着身体，身子好像分成两截似的。

牛车到达一个偏僻的山谷的时候，卡尔开始抽打牛，牛笨拙地奔跑起来。车上的尸体在颠簸中一个又一个地掉下去，而牛车并不停顿，继续朝前跑去。当牛车到达山谷的尽头时，最后一个尸体终于落在地上。

卡尔到达部落首领阿合马特帐篷的时候，整个部落正在举行盛大的“鸿雁之宴”。在阿合马特的浩特旁已经建立起一座巨大的帐篷。用毛毡联结而成的帐篷足足能装下 300 人。每当春日降临，冰雪消融之时，便是雁群回归的季节，视鸿雁为自己先民而对其崇拜的部落，照例要为迎接百鸟回归举行一次盛宴。踏进帐篷，首先映入卡尔视线的是一把马头琴。琴上挂满了用各种鲜花和用草汁熏染而成的彩色皮条。卡尔按照习俗伸出右手庄严地触摸了摆放在图勒嘎（火圈）前面的马头琴。

此时，部落歌手塔柯带领 4 名歌手演唱长调正歌（在庄重盛大场合上唱的歌同甘共苦）《老人与雁》。

塔柯唱道：

什么你们
总是喧叫着
在阳光融融的
春日里
越过浩瀚的塘吉斯
不辞劳苦的
来寻找我们？

Chaotic World

混沌世界 · 8 ·

4 名歌手和道：

只因了
四季无常
岁月如流
可我要借助那
前世立下的
誓言的力量
回归到这
美丽的故乡
我的兄长啊
.....

塔柯的嗓子是纯银打制的。这是阿合马特对塔柯的评语。《老人与雁》是一首 12 阙的古老民歌。它不知源于何时，也无人知晓作者是谁，在北方古老的原野上，它就像漫漫无际的绿草一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靠着歌手的传诵，一代接着一代，沿着历史的长河流传下来。

歌手们优美、辽阔、遥远地唱着。塔柯与他的众多听众为歌声中的苍凉与悲壮感动者，并毫不害臊地哭泣着，长久地流着泪水。

阿合马特带领几个年长女人走到帐篷外。每到此时，必定会有一队雁阵掠过托丽草原。千百年来雁群和部落都忠实地履行着各自的承诺。

在广袤的大地之上
在洁白的浮云之中

Chaotic World

在蔚蓝的苍天之下
如朝日之升腾
如赤金之闪耀
如熔岩之燃烧
如湍流之激越
部落之魂
迁徙之神
.....

阿合马特唱完颂词，把碗中的乳汁扬向空中。女人们泪眼婆娑地口中呢喃着谁也听不懂的话语，一碗又一碗地扬洒着洁白温热的乳汁。

就在阿合马特完成祭祀仪式，转身欲回的时候卡尔拦住了他。

“尊贵的阿合马特。”卡尔说道。

“什么事？”

“我杀了人。”

阿合马特困惑不解的表情迫使卡尔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

“我，杀了人。尊贵的阿合马特。”

阿合马特像是观看鬼怪似的看着卡尔，竟有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杀人？……你是说……像宰羊一样把人的……肚子剖开……再用中指把脊椎上的动脉挑开？”

卡尔答道：“不是，主人。我把他们的脊椎给弄断啦。”

“什么？你是说他们！”

“我是说，我的12个兄长。”

“呃……霍尔穆斯塔腾格里（至高无上的天神）……”阿合马特的惊异瞬间变成了痛苦的呻吟。

“你为什么杀死你的兄长？”

“他们要夺走我的草场。”

“是你的所有兄长吗？”

“是。”

“难道他们 12 个人都没斗过你？”

“是。他们吃的野葱太多啦，身子里好像不长骨头。”

“那……你的骨头为什么就那么硬呢？”

“母亲在世的时候很早就让我喝狗奶。她说，在她死后，总有一天其他兄长会来闹事的。于是，母亲让他们喝羊奶，而让我喝狗奶。她还说，喝羊奶长大的人永远也不可能打败喝狗奶长大的人。”

阿合马特万分惶惑地叹息片刻，然后带着卡尔走进帐篷激动地宣布道：“亚拉的儿子卡尔在昨天夜里杀死了 12 个兄长！”

可怕的消息如同五月的惊雷击碎了人们脸上欢乐的表情。

歌声戛然而止，余音缭绕着随着雁阵消失在托丽湖上空了。塔柯的琴弓悬在空中久久没有落下。

有一个老者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用手将耳朵向前拢了拢，高声问道：“你说什么？阿合马特！你不是疯了吧？”

阿合马特又一次答道：“卡尔把自己的 12 个兄长都杀死啦！”

“为什么？阿合马特！”有人问道。

“因为他们要抢走他的草场！”

“那也不能杀人哪！人又不是山羊！”

“可是已经杀啦！”

“这个莽古思（魔鬼）是怎么杀死他们的？”托利斯醉醺醺地喊道。

“难道是像宰羊一样把他们的肚子剖开吗？”有一个人附和。

“不，不是。阿合马特说，他把他们的脊椎给弄断啦。”

“为什么这样？”

一直沉默不语的卡尔说话了：“你在演唱史诗的时候不是说，祭拜火（永恒之火）的蒙古人的血是不能见到空气和太阳的。所以……”

“苍天呐……这是怎么啦？”托利斯叹息着沉默了。

“阿合马特！总得想一想办法吧！”有人喊道。

“再不想办法，托丽草原就要爆炸啦！”

“是啊，如今人比羊群还多啦，可草变得越来越矮啦。”

“总有一天所有的牲畜都会饿死的！”

今年的鸿雁之宴是阿合马特一生中见过的最长的宴会，宴会持续了三天三夜。老头子们把年轻人和女人通通赶了出去，使宴会成为长老之会。老人们喝着激格，不停地辩论着。有人在激烈辩论中睡着了，醒来之后继续辩论。

到了第三天早晨黎明时分。阿合马特从沉睡中醒来。他默默地走出帐篷，久久地凝视着那些晨光熹微中的山脉。一轮淡红色的月亮婷婷玉立在山峰之上。就是这一轮明月，亲眼目睹了托丽草原上的第一次残杀……突然，那片怠懈的月亮表面出现一个又一个的小小斑点。

“是性急的雁阵不分昼夜地……起得真早啊……”阿合马特嘟囔着，忽然若有所悟地急忙转身走进帐篷。

“你们都起来。”走进帐篷的阿合马特平静地说。

人们感到即将有重大的事情发生，喧哗立刻停止了。

“你们听着，我们必须走出托丽草原。”阿合马特说道。

“我的霍尔穆斯塔！阿合马特，你是说，我们要走出额尔古纳（被大地隆起的山峰）山脉？”托利斯问道。

“是的，我们别无选择。”阿合马特平静地答道。

“可是，阿合马特，”托利斯疑惑地问道：“我们怎样才能

翻越额尔古纳呢？即使我们能够过去，如何才能证明到了山那边我们就能生存下去呢？”

阿合马特反问道：“我们每年祭拜的鸿雁是从哪里来的？”

沉默。无人回答。

阿合马特突然激动起来：“我刚才看见啦！它们是从山脉那边来的！”

“你是说……”

“对！鸿雁是从山的那一边飞过来的。也就是说，它们每年都要飞越一次额尔古纳！”

“鸿雁飞越山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人喊道。

“疯话！”阿合马特斥责道：“这是长生天的旨意！既然鸿雁能在山那边度过冬季，那么那里肯定有托丽一样的草原和湖泊！”

“可是，阿合马特，就算山那边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翻越高山呢？”

“是啊！我们可没长着鸟的翅膀呐！”

消失了几天的欢笑震得帐篷噗噗作响。

阿合马特不为所动，庄严地宣布：“要么鸿雁部落在互相残杀的战乱中毁灭。要么去打开额尔古纳，走出托丽。你们选择吧！”

塔柯说道：“阿合马特，你说得对。为了生存我们必须走出去，但是总得找到一条路吧？”

阿合马特突然举起了支在地中央的图勒嘎问众人：“这是什么做的？”

“铁嘛。”

“铁是从哪儿来的？”阿合马特继续问。

“额尔古纳！”一个老头子醉醺醺地道。

阿合马特双眼倏地闪出了光芒：“是的，额尔古纳是一座

铁山！我们可以用火来熔化它！”

开辟山路的工程整整进行了3年。人们在额尔古纳的豁口处凿开一个口子，向里掘进。不出阿合马特所料，当把覆盖在山体上的厚厚的土层剥掉时，赭红色的铁矿石便裸露出来了。为了把铁山熔化，部落的男人倾巢出动，用1000张完整的牛皮做成风箱，砍伐了3座大山的红松将山体熔化。在第三年的剪羊毛的季节，山路终于被打通了。

山那边的一线蓝天透过山体涌入视线。这一线蓝天刺得所有的男人泪流不止。

那天夜里，人们坐在山脚下，举行了前所未有的盛宴。

塔柯调好琴弦唱道：迁徙中，一个天门洞开。那时永恒的蔚蓝色长生天为我们开启的幸运之门。走进去，便是天堂。

额尔古纳外边的世界不是天堂。至少不全是。多年以后，当阿合马特和托利斯、塔柯等人将9位博克的骨灰背上布尔罕山时，几个人一致同意了上述的看法，当部落驱赶着畜群，把帐篷捆绑在乎斯克（迁徙用的木轮牛车），浩浩荡荡走出山口时，谁也没料到等待他们的是一场惨烈搏杀。